

一份接力传承的昆曲遗产

——顾笃璜先生与《昆剧传世演出珍本全编》

陈益

的。苏州古典园林怡园，当年便是过云楼顾家的私家花园。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和书画、南京图书馆的古籍善本、苏州博物馆的昆曲资料……都有顾氏家族的捐赠。他年少时学过西洋画和篆刻（他还曾赠我一本篆刻作品选），读过戏剧史，当过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，又辞职创办苏州昆剧团，当导演。他最醉心的，是昆曲艺术，视之为生命，五十年如一日导之演之、鼓之呼之，从未懈怠，还出版了好几种研究专著。

正因为舍不得丢掉最好的传统，他千方百计地留下传世珍本与音像资料。他说，有些人热衷于推广“转基因昆曲”，他不想看。热衷于昆曲的人，其实对昆曲知之甚少，或者说根本就不屑一顾，他们只是喜欢昆曲这个值得炒作的题材，去谋求名利罢了。年近九旬，他用两句话表述生活信条。第一句话是“不想吃的东西偏要去吃”，比如甘薯、芋艿、山药之类的杂粮，每顿都吃，重复地吃。外面的东西，哪怕龙肝凤髓都是不吃的。第二句是“该讲的话还是要讲”，不能闷在肚子里生气。其实他脑子很清晰，也不会说故意要伤害谁的话，但因为他的话语中往往有真知灼见，不少人仍心怀畏忌。

他告诉我，有一次某市召开表彰会，有小学的孩子演出《游园·惊梦》，请他指正。顾笃璜当场就毫不客气地说，你知道这些孩子惊的是什么梦吗？为什么让十一二岁的孩子扮演卿卿我我的剧中人，追寻情爱之梦？《牡丹亭》是少儿不宜的啊！《游园·惊梦》是《牡丹亭》将男女情爱描绘得最为缠绵悱恻的折子，让小学生来演，太轻率了。

这尚是很婉转的批评。我还曾几次听顾笃璜先生忿愤不平地说，过去演《惊梦》，柳梦梅把杜丽娘的手按下了，杜丽娘马上用另一只手把脸挡住了。柳梦梅让杜丽娘想到“那里去”，杜丽娘扭捏不去，又想去，把袖子伸过去给柳梦梅，柳梦梅就捏着杜丽娘的袖子拉她去，长长的水袖让角色的神态何等含蓄。不仅是花旦，小生的手指也不可轻易露出，一切都是在遮掩中的显现。现在竟有一张演出海报，让杜丽娘坐在柳梦梅大腿上。他又说，旦角是化妆后吊眼皮，还是吊眼皮后化妆，很多昆曲演员并不懂，常常把杜丽娘演成了扈三娘。

顾老的助手戚启民也是一位对昆曲一片痴心的人。我去他家里取文稿，在一片保留明清风貌的老街区内，转了几个弯，才找到戚启民狹狹的居所。说是家徒四壁，也对也不对——除了狭窄的板床和电饭煲、热水瓶，就是许多像砖头那么厚实的藏书。戚启民自六岁起就听父亲吹奏曲笛，迷恋昆曲。“文革”中，他闭门读书，钻研诗词与曲谱。从工厂病退的他虽孑然一身，仍痴心不改，竭尽全力、一丝不苟地编校《昆剧传世演出珍本全编》。虽然才年过六旬，已是白发苍颜，一口牙齿全都松动了。

顾笃璜先生以平静的语气告诉我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培养的传字辈，会演昆曲500出，到了继字辈和承字辈，会演253出，而今天的青年演员只会演屈指可数的几折了，哪怕他们很荣耀地得过“梅花奖”。遗产的流失，还表现在其他方面。演员阵容的强大和舞台装置的豪华，是难以掩盖这些的。而他，宁愿恪守“出将入相”、“一桌二椅”的程式。他不无幽默地说，我不反对革新，但始终强调原汁原味。我所努力的一切，可以称之为“垂死挣扎”，只是希望尽可能地保留传统，这是原生种，是我们的根。

被誉为“百戏之祖”的昆曲，阅尽世事沧桑，几经兴衰。如何抢救、保护、传承，今天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……

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浙江沿海的一个小村子里，出门便是辽阔的大海，晚上睡觉，海浪拍岸的“沙沙”声清晰可闻。村子不大，百来户人家，依山而建，高低错落，暗沉沉的灰瓦房，甚至草屋，一条曲曲折折的土路，肠子似的把各家各户联系起来。每当刮风下雨的日子，雨水连同泥沙顺路而下，连行走都困难。我那时候年纪小，不明白村里人为什么总喜欢将房屋建在山坡上？直到长大以后才明白，当初人们这样选择居住点的原因有两个，一是因为安全，二是因为土地资源少，需要尽可能腾出来种粮。

尽管村子不大，但也分为农队和渔队。可想而知，农队就是在田地里劳作的，而渔队则是在海上讨生活的。那时候，我们的渔队共有八条船，集体的，都不大，木质结构，比起现在的大马力钢质渔轮来，简直不及一提。

每到洋汛季节，就是渔民们出海的日子。所谓洋汛，大概是指一年当中不同鱼种发情产籽的季节。比如说，阳春三月，桃花盛开的季节，就是捕获大黄鱼的好日子。民间也有“三月三，辣辣椒沙滩，黄鱼咕咕叫”的说法。清明前后，是捕白扁、鲳鱼和马鲛鱼的时节。深秋的时候，则是带鱼的高发期。

在鱼汛到来之前，村里的女人们早已做好了准备，结好了网，备齐了物资，需要换洗的几套衣服洗得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条凳上，只待第二天天不亮，队长嘴里的哨子嘹亮地响起。那几天，结婚的女人对待自己的男人也特别温柔，眼波如丝，颇像阳光下平静的海面，波光粼粼。一边不停地叮叮着要注意身体之类的话。

每个渔队都有一名称队长。我们的队

黄浦区在老上海人语境中是所谓“上只角”，其“上”的特色是“闹猛”，商业气息重。代表性的马路当然是南京路，但是不能不说的是西藏中路——南京路被它分为东西两段，而上海的中心人民广场主入口也在西藏中路，可见其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同凡响。

在西藏中路上，从八仙桥开始，有大众剧场（现兰生大厦所在地）、大世界、青年会宾馆、工人文化宫（原大方饭店）、宁波饭店、丁香饭店（原万寿山酒楼）、和平电影院（现在叫“影都”）、沐恩堂等等。按现在的流行讲法可称之为饭店宾馆一条街。西藏路与商业繁华的南京路成犄角之势铺陈开来，到了晚上灯红酒绿，很早就俨然是旅游中心的范儿。但是在短缺经济的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大饭店、大商场还是让人敬而远之，只有相熟的小店层出不穷。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个区域度过的，至今，在我的心里，这是一条充满烟火气的马路。

坐落在西藏路福州路口东南角上的丰实水果店市口极好。想当年苹果、生梨作为主打商品四季不断货，一概素颜朝天，散放在货架上或箩筐里，苹果有青蕉、黄蕉、红玉、国光等，个儿不大但都是原生态，没有经过化妆的，生梨有莱阳梨、硃山梨、还有个儿小皮质稍粗糙却水分充足口味甜蜜细腻的海棠梨等。一般劳动人民家庭即使是过节，买苹果装点家中果盘的多数还是两毛八分钱一斤的国光苹果。生梨中最便宜的是水分少、肉质粗的木梨。丰实水果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夏天，酷热难当，水果店跨门营业，卖西瓜的摊位会一直摆到人行道上。竹编的箩筐里，长长的是平湖西瓜，圆圆的是上海的8424，还会被切成一片一片零卖，每片或五分或七分钱，与八分钱一根雪糕相比，性价比还是高的。如果遇到西瓜大量上市，四分钱一斤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会囤几个在家里。

丰实水果店旁边的文具店，现在已变身成餐饮茶室了。想当初它也是



我的家乡在海边

（外一则）

王益明

样样鲜美。一碗粉丝煮黄鱼，至今回忆起来，仍口有余鲜。

船队返村的日子，是我们村子里最热闹的时刻，人人都像过节似的。船还在海面上望不见影子，村子里的男女老少就已经站在塘坝上等待了，那些年轻媳妇们更是穿上了过年才穿的衣服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脸红扑扑的，在其他人的调侃中偶尔低下头，露出羞赧的笑容。

与村里人一起等待的还有那些背挑肩扛的外村人，他们起早摸黑，长途跋涉，是来贩鱼的。当杨队长分配完毕以后，那些多余的收成就会卖给他们，再由他们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，把渔获送向四村八舍、千家万户……

掙岩潭

掙岩潭是我小时候最常做的一桩事，至今仍深深地盘踞在我的脑海里。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下海，这种下海与成人的下海有着本质的区别，更多的是玩。那时的我是一个特捣蛋的孩子，经常逃课。一个学期下来，我那脸上长有两只鸟窝的班主任老师总要我母亲告好几次状，害得我每一次都被母亲打。

西藏路往事勾沉

羊 郎

上海凡有什么引起公众关心的事，这里常常是信息传播地，想了解社情民意，只要往人群里一站就可以听个八九不离十。公安部门凡搞治安严打，都要在此扫荡流氓阿飞。我们小时候家里没空调，到大热天就到影院门口蹭冷气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西藏路汉口路上的沐恩堂一度变身为南京中学。西藏中路南京路口的精品商厦曾经成为工宣中学。因为匆匆开学，师资力量跟不上，教学质量较差，南京中学还被学生伙伴们戏称为“板鸭中学”。而今这两个学校早已不复存在，两幢建筑都恢复了原貌。

当年和平影院隔壁有一食品店，大约八开间门面，叫和平商店，店里有蛋糕、饼干、各式蜜饯、冷饮、炒货等一应俱全。看电影入场前，会在这里兜一圈，买点小零嘴进影院享用。夏天里，食品店的冷饮冰柜生意最好，附近居民有的拿热水瓶，有的拿钢宗罐（锅）子来买冷饮水，镢子虽然称呼中有钢，其实是铝合金的，无论买几杯都要店家掺上一至二倍的冰水，一家老小都能享用了。这店有一后门开在会乐里的弄堂里，商店进货的车子都是停在后门的，所以会乐里的居民在店堂里穿进穿出很是方便，买些开伙仓用的绵白糖、线粉、虾米等食材可以直接从弄堂步入店堂，如果要到西藏路去也可借此近路。

西藏路汉口路口的对面，西藏路的西侧道上那一排明亮且卫生的男女

笔会

上海初夏

（国画）

谢春彦



“文汇报笔会”
微信二维码

在退潮后的两三个小时内完成工作为标准。

目标明确以后，接下去就是干活了。先在岩潭四周用海泥砌起一道墙，目的是挡住海水的倒流。然后用自带的脸盆、木桶之类的工具将岩潭里的积水往外舀，直到见底，才算大功告成。

接着用双手在泥中摸索，尽量不漏过每一寸土地，这个时候，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候，因为你不知道每一次下手，手底下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你。

收成是可以肯定的。最多的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鱼，像鲰鱼、海鲫鱼、小鳊鱼之类的，除此就是蟹与虾了，蟹多以岩蟹为主，偶尔也会冒出一两只青蟹，那算是收获不菲了。望潮更少，这种光秃秃、滑溜溜的家伙似乎天生不爱躲在岩潭里。

岩蟹和青蟹，是蟹类中体质很强的，壳也相对较硬，对付起来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智慧——要知道，它们身上的那两个大钳并不是摆摆样子的。一旦被咬上，不到手破血流，决不罢休。但万一被它们钳上，你可千万别心疼、挣扎，因为你越想摆脱，它就越夹紧。此时，你只需在泥水中将它们轻轻放下，不动，它们很快就会自动放弃。

除了蟹钳，岩潭里、礁石上，无处不在的牡蛎壳也都处处潜伏着危险，光脚踩着，一不小心就是一道口子。所以，那时的每一个暑期，我的手脚总是伤痕累累，年年如此。

大人们有时也会下海掙岩潭，他们干起来自然要比我们这群孩子专业得多，收成也差别明显。据说，有大人还在掙岩潭时捉到过鲞的，但在我多年参与的经历里，却从未有过这样的运气，尽管内心里，每一次掙岩潭，我都会对它充满了渴望。